

雙桂堂稿續編

雙桂堂稿續編卷三

臨川紀大奎

宜舫跋

爲彭縣劉樸齋明府作

嘉慶戊辰

韓子之原道也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余讀而感焉蓋治民之道尤不外是矣徒愛不足以爲仁必行其仁而宜之義所以行其仁也由是而之焉則四達而不悖劉君樸齋先生治彭數年宜于彭之民構小齋署中勝之曰宜舫蓋行其仁而宜之之效若舫之行于水也無不利焉彭夙稱難治先生以威行其愛黠者畏馴者悅此其所以宜也由是舫也而之焉將放之東

海而準西海而準南海北海而準一邑云乎哉君子曰劉  
君之治合乎道矣余企而慕焉故樂爲之跋

什邡志星野跋

嘉慶壬申

謹按什邡隸成都接壤漢彭天文井宿分野縣舊志以什邡距成都一百二十里分野紫第五分之末參一度之初蓋沿四川舊通志誤引史記漢書紫觜參益州之文以爲成都府屬井鬼之分入參一度不知成都地在坤維約值參井之間而天文分野則當井宿之分揚雄所謂沃野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紀則坤宮奠位後人或以地維與星野混而紀之者誤也史記天官書首敘三垣二十八宿星象占驗次及五緯日月七政交互占驗次及妖祥諸星占驗次及雲風占驗終之太史公論贊畧及分

野之說文義井井通志所引本天官七政一段中間參入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井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猪觜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數語於前後日月五星文義敘次既相隔絕又與總論內分野之占不盡合其爲後人竄入顯然無疑漢書天文志撫拾天官於列宿及五緯之後沿襲竄簡十二州并以日月甲乙諸期與總論分野之說雜爲一段足見其疎至其地理志輯論所著謂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

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及  
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自井十度至柳二度謂  
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猪觶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  
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鄆新汲西  
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僞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陵  
棗卷皆魏分也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然則猪觶參晉  
魏分非益州明矣蓋班固於地理志特爲精詳而疎於天  
文僅割裂史記參錯成篇故不免沿其竄入之文彼此抵  
牾而後世分野之說往往因之又或漢改梁州爲益州而  
魏晉亦號爲梁註史記者因遂以魏晉之梁屬益州繫以

分星竄入天官此其所由誤與今考明史天文志畢七度至井八度實沈之次屬山西井九度至柳三度鶉首之次屬陝西四川雲南此足以訂諸史及舊通志之誤矣

什邡志章山雜通山總跋

按舊通志章山一名雜通山又名章洛山是一山也邑舊志首章山縣西北六十里次雜通山西北一百五十里詢之山中人皆不能知山高路峻里數多少未可援以爲定今泝洛水發源之處奇峯磊磊土人名九嶺山山後爲茂州地云有黑龍泉自山穴中潛行出九嶺山谷流爲金河二道按舊圖考之卽洛水章水二源疑九嶺卽洛通以泉自山後潛通也爾雅疏山形上平者名章九嶺危峻人跡罕到土人云山嶺多上平疑亦卽章山也然自高景關以內諸山上平者多其大者如金巖窩八卦頂木瓜坪之類



皆章洛水所經按其形勢卽皆得以章洛洛通之名名之  
又舊志章山上有風洞火洞二洞在高景關外關山雄峙  
洛水由此而出謂之維口則以高景關山爲章爲洛通亦  
無不類今旣無從確指其實姑仍舊志分列二山以存其  
名俟博古者考焉

什加志金巖窩八卦頂跋

金巖在縣北一百四十里不知古何名卽九聯坪之頂自九嶺山左分一支綿亘數十里高山壁立山頂上平中起一小巖土人名金巖窩山前開九坪蟬聯各十餘畝禹母祠遺跡在第五坪章水洛水左右環抱水曰金河山曰金巖疑此卽古章洛山也八卦頂在九聯坪西南十里許山垂八脈各擁小峯巒山頂高聳上平濛濛烟霧中亦不知古何山名土人皆相傳爲八卦頂按通溪河自山右入洛或此是洛通山也以上二山舊志無今增入

什邡志鑿華山跋

按九嶺山左分一支爲九聯坪右分一支出鑿華山爲縣脈起祖山最靈異古山名無考或謂卽章山相傳高僧明本明天順間建寺於此改今名後遂以明本爲鑿華祖師俗訛紛藉不知其所自始每歲自三月至六月朝山男婦全集遠方之人雖嚴示不能禁民不務實行而諂神求福每念及此爲之愧歎雖然佛氏以清淨爲本僧如有靈非第諂神不福必更有蹙然不自安者寧獨有司之愧也與哉

什加志洛水跋

按山海經岷山之首曰女兒之山洛水出焉東注於江女  
凡古山名今不可考要其爲漢志水經注雒縣章山之雒  
水固可無疑今考洛水發源九嶺山環遶東北七十八里  
逕九聯坪東南會章水及乾河通溪河諸水皆自西注於  
洛土人名曰大河又南至高橋場會中河諸澗之水又至  
鳳棲山會小河諸澗之水至高景關出口名曰雒口河流  
途大華陽國志蜀王杜宇稱帝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  
爲後戶玉壘峩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此當日洛水  
之爲鉅觀也後世引水灌田自關口以外分而爲官渠諸

河又分而爲白魚諸河又分而爲綿竹之火燒堰于是正  
河淺澗幾不復知有山海水經之舊矣余惟河圖洛書伏  
羲大禹之瑞而岷山女几之洛與河南謹舉之洛並著山  
海經九嶺八卦諸山衆流交絡曲折盤旋最爲靈異禹圖  
汶山郡人史記岷山作汶山然則洛出書之爲岷山以南  
之洛而非必其爲河南謹舉之洛固事與理之可信者亦  
故不憚再三考之如此並詳圖考志

什加志禹母祠古蹟跋

謹按史記夏本紀正義帝王紀云鯀娶修己吞神珠薏苡胸拆而生禹揚雄蜀王本紀云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考漢書地理志蜀郡廣柔縣無注釋後世考古者或謂唐置石泉縣卽漢廣柔地或謂隋改廣柔爲汶川通志汶川縣有廣柔廢城在縣西七十二里又引譙周蜀本紀禹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劓兒坪謂今在石泉縣考石泉縣志石紐山在治南一里有大禹廟又禹穴在治北三十里九龍山第五峯澗谷幽險人跡罕到劓兒坪

在其下地稍平有跡儼如人坐臥相傳生禹遺跡是石紐  
距劄兒坪三十餘里非在一處與蜀本紀生石紐地名劄  
兒坪者既不盡合又非坪而援以爲坪此殆因石泉有禹  
穴而附會之耳寰宇記石紐村在汶川縣西一百四十里  
與括地志縣西七十三里雖異然合石泉之石紐山西距  
汶川四百餘里則非蜀紀諸書之石紐明矣宋紹興中計  
有功作石泉禹廟記謂石紐故處莫適主名唐以前石泉  
之名未立譙周陳壽皇甫謐皆指石紐爲汶山之地自石  
泉名立其後唐地里志宋職方書先儒輿地記皆以石紐  
歸石泉雖莫辨其故然汶山之山曰鐵豹江水出焉汶川

之山口玉壘滿水出焉石泉之山曰石紐大禹生焉合之  
則一離之則散處於三邑之近無可疑者政和陞石泉而  
軍之太守趙公將廟祀禹而疑論未釋郡士計有功等釋  
究數千年事議遂決計爲石泉人其言如此則自唐以來  
書冊之所附會大畧可知也今汶川西有無石紐故跡既  
不可考意東西字誤猶禹穴在石泉縣北而蜀碑記以爲  
在縣南二十里夏禹生此其譌誤大率類是也余因什邛  
九聯坪有禹母祠遺跡其地介石泉汶川之間皆在汶川  
縣東未敢信以爲禹母之果必在是而要其距汶川較石  
泉近半又因洛水及什邛名義證之于洛書方方合十之



應固不能置之於不論于是有什邡考九聯坪圖記諸作  
邑舊志謂汶川古名汶山郡所轄當必廣濶今地有此境  
踞洛水之源接汶石之界皆於禹事類合則昔人蓋已先  
我而論之特以石泉已有石紐刻兒坪之顯名而未敢議  
耳因復取石泉志所載而考其大畧可疑者如此云

什邡志夫子院古蹟跋

夫子院治北六十里鳳棲山下一名雪門寺寺不知建自何代相傳二程夫子讀書其中又云卽程子遇篋叟講易處明天啟中僧普善重建後人於佛殿前建堂祀二程夫子康熙二十六年知縣胡之鴻揭二程夫子讀書處於山門內二十八年重建前堂題曰雪門寺蓋取程門立雪故事以名之四十九年知縣李允符山門外大書雪門精舍四字寺舊名途不可考或疑雪門卽舊名取雪山修道之說者非也今堂內奉至聖鐵像設二程夫子位於像側像高四尺背有萬曆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鑄張成馬氏張

超王氏張崇山任氏張崇良唐氏三十字聞邑中舊多三  
教堂此像自淨石溝居民康熙年間因原寺毀移奉於此  
夫子院之名當始於此今不復稱寺矣此地羣峯聚講生  
面獨開滿氏河自山左橫遶於前其外爲大河合流山右  
數里出高景關滿氏河一名小河大河卽洛水也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每至斯關慨然溯伊洛之傳想苞符之蹟其  
烏可不知所嚮往也哉

什邡志蜀王廟碑記跋

按南陽泉不知濬自何時宋任愿隋帝子蜀王廟碑記載  
某禪師善水觀王異之從問道得大無礙下文遂以匯泉  
之始爲水觀之餘波歸於佛力之不可思議其文理不相  
屬殆誤以水觀爲相泉之法水觀見內典是禪家從諸觀  
入二摩地之法習水觀者但見其水不見其身非相泉也  
或當日蜀王修建南陽寺時復濬此泉匯爲陂灌田益多  
而某僧會與其事任愿誤援他書所載此僧善水觀王從  
問道得大無礙之語以爲匯泉之據耳碑存南陽寺西廊  
舊志失載今補入藝文以備故實晉時縣設南陽郡泉與

寺或以郡名或郡與寺皆以泉名今不可考

什邡志迴瀾塔基跋

距邑東南十里龍橋之左相傳古有迴瀾塔明末燬圯乾隆丁卯戊辰前令史公復議修建塔基甫立費鉅中止因作記以志其未慊於心之一事嘉慶己巳邑人士又議捐修已乞余爲作序矣適因公至其地則塔址兩面纍纍蓋六十餘年民間冢墓遽用憮然塔之有無無關於興廢而令民有遷冢之事非可一息安亟止之示以永不得建茲塔善乎史公之言曰塔之在迴瀾者四方皆仰塔之在人  
心者矣禩無窮然則人不自卑闇其心則無人無時不可日進於高光明光大之域所以障百川而迴狂瀾者不且

百倍於有形之塔也哉

什邡仙釋志衛真人跋

丁河峯縣舊志衛真人唐賜希微之號事莫可考墓在縣署左宋端平間邑令吳中玉爲立石按史笠庵縣志後續補載衛真人南陽人諱率從兄謂宦蜀過太華山遇異人授以按摩之術後羽化出王子晉仙筆此仙筆不知何書殊荒誕不足信按摩小術無賜號真人之理今墓石篆字雙行惠應希微衛真人墓八字旁書端平丙申仲春旦邑令吳中孚立丁志無惠應二字又吳中孚作吳中玉按秩官亦作吳中玉未知孰是此墓石是否原立亦未可知又按後周衛元嵩潛心至道著易元包經宋什邡令楊楫序



謂初至什謁衛先生祠遇邑進士張景初得其書又云墓在縣麻東偏邑人崇奉不絕是真人墓卽元嵩北史但言蜀郡衛元嵩楊序謂元嵩益州成都人或自成都遷什故祠墓俱在什乃北周人非唐人也但不知唐時何以有惠應希微真人之號楊序亦未之及且稱衛先生則謂唐賜希微之號者或後世附會之辭與抑或別有衛先生墓而今失之與姑並識於此以備考

什加典籍志元包經傳跋

按元包經後周蜀郡公成衛元嵩述唐祕書少監武功蘇源明爲之傳國子監四門助教趙郡李江注總名曰元包經傳凡五卷經目九太陰第一太陽第二少陰第三少陽第四仲陰第五仲陽第六孟陰第七孟陽第八運著第九傳終之以說源第十六十四卦各依分宮卦象以坤乾兌艮離坎巽震爲次傳謂易始乎乾文之昭也以行包起于坤質之用也以靖江序謂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而唐謂之元包包者藏也言善惡是非吉凶得失皆藏其書也宋刻本有政和元年奉議郎知什加縣事楊楫傳

序及紹興三十一年邑南陽張沈跋序言大觀庚寅來宰  
什加謁衛先生祠邑前進士張昇景初攜元包見遊謂五  
百餘載世莫得聞內翰楊元素傳祕閣本俾鏤板以貽同  
志妙用所寄奇字居多大率類揚雄準易非深于道者不  
能知又言先生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  
改臣之塋域在縣解東偏邑人崇奉至今不絕昇卽沈父  
邑嘗置南陽郡故沈自署南陽沈謂此書字古理奧難通  
好之者鮮宰臨邛時又得張文饒疏義邑士韋漢卿釋音  
鏤板合爲一編庶幾觀者得其門而入是沈繼其父再刻  
此書也然而好之者卒鮮世亦卒罕得聞邑舊志中無衛

元嵩及張昇父子姓名楊楫亦不見秩官蓋包之不亡亦  
僅矣今縣署東偏衛真人墓與西園舊祠並存丁河峯舊  
志謂事莫可考以楊序徵之今縣署卽宋時縣廨舊址真  
人墓卽元嵩也史笠庵縣志續補又載真人南陽人諱率  
從兄謂宦蜀過太華遇異人授按摩之術與元嵩事大不  
類謂出王子晉仙筆尤不經今志中祠墓仙釋各卷未敢  
率據增改特於典籍中首存此經書名而詳記其事如此  
并錄書序於藝文以備考焉

什邡志馬融墓跋

馬融墓四川通志云在縣治西二十里史笠庵縣舊志云墓在興平廣輿記通志俱載入什邡查無確據按後漢書馬融傳扶風茂陵人嘗客涼州武都漢陽延熹九年卒於家遺令薄葬據此融未嘗客蜀既遺令薄葬卽斷無自扶風遠至什邡營葬之事史志謂融墓在興平自有所據綿州李雨村蜀碑記補載漢馬融墓碣在什邡縣字有磨滅今無見天下碑錄碑錄旣云今無則廣輿記諸書所載本非確據可知今縣西二十里安樂橋下有古冢高二丈餘圍約二畝土人呼爲野茶墳附近居民不敢觸犯此不知

何代古冢或疑爲馬融墓恐未是

什邡重刻元包經傳跋

甲戌

余於元包既序而刻之於什以存此土之文獻惟缺張文饒疏義按汲古閣本附張氏元包數總義二卷卽疏義也唐蘇李傳注依於理總義依於數又并及太元潛虛著數之所以異極其錯綜穿穴之巧而其大意謂元包合於火珠林易以動占包以世占此據八卦七變之次爲言實於包之文不甚合余惟天地自然之數生於理大易之數卽理以具數者也太元元包潛虛之數假數以寓理者也得其理則知其意之所存而數可畧矣故不復并刻疏義而第述其大畧如此俾什邡學者知所取焉

周母劉孺人壽額跋

嘉慶辛酉

母年十九歸周甫六載夫與兄公相繼沒家貧或以諷母  
母曰吾義當撫孤吾妣又弱多病吾去周氏諸孤危矣已  
而母一子竟殤妣二子長亦先亡母痛周氏不絕如縷維  
持惻怛視妣子奠南如已子妣亦幸無恙其後奠南生二  
子教之讀書妣得年七十餘卒母拮据數十載妣母子賴  
以安母之造于周大矣天道貞以起元元仁也大也生機  
于是不平大焉母之貞其所以爲仁也幸西母年八十因書  
貞以全仁四字揭其堂之北周氏將世世不忘母之德云



書張環甫同年制藝

乙亥

讀先生文論事極詳說理極精卓然登古大家之堂入古  
大家之室奎學業久已荒蕪又簿書繁冗無容刻暇是以  
不敢冒昧評註然文章一事雖無復能與而此心此理之  
千百世上下東西南北海皆同者雖老猶當不忘鞭策莊  
誦循省不啻先生之鍼訓我深矣謹書以歸之

雙桂堂時文稿自識 巳巳

金谿朱仰山先生吾郡老宿學者所共仰大奎奔走四方  
嘉慶壬戌寓都門始得時親道範岸然若蒼松翠柏而其  
接人溫溫無際使人得之於清風朗月之間一日病中語  
余曰君文真可誦吾常思作序今恐或不起然不可不以  
告君也時病劇未暇詢其由蓋余文初未嘗示人惟寧都  
楊君皆山處囊存數十首皆山爲先生弟子先生見而錄  
之爲一一評點余未之知也病既愈遂爲作序序言多溢  
美讀之惶懼不自安然及復先生所以論文之意深心鬱  
結余何能無感也今年三月聞先生客秋沒於京師旅櫬

已南旋矣萬里橋東悵然出涕翰墨之緣于是焉已因遂  
取先生所訂刻而存之以是誌余惓惓不能忘之思云爾

此書立意陰險殊不可測徹底細看其主意全在於譫人  
圖報天主大恩而欲報天主之恩必在報亞黨之恩入其  
教者至於不上祖父墳墓至於以感謝天地爲不知輕重  
蓋其爲說必能使人竟決然以君親之恩爲無足報以天  
地之恩爲不足謝而惟一意於天主亞黨之恩爲必當報  
甘爲之死而不悔浸淫日久蔓延日廣牢不可破而後普  
天之下皆可以惟吾所欲爲而無可禦止此可怪可歎可  
慮之至者也若其憑空捏造天主之名以大暢其無父無  
君無天地之說荒誕鄙陋本屬顯淺易見無奈人心易惑

往往深入於死後上天堂事天主享真福之說竟茫然不知其爲誑殊不知人生惟事君事親忠孝大端可以不愧天地卽所以報天地至於天地之神惟天子得以祭之諸侯以下尙不得祭安得人人妄擬一天主之神更大於天者而事之且天主之有無本無足辨卽如彼說云云彼亦人耳又何從於天之外措足措身措耳目得見此所謂天主者造天地人物一如工匠之造器皿耶如果不能措身天外親見天主之造天地造人物則亦不過憑虛捏撰之談何從而見儒者言天地至精至妙至顯至確之理反不足信而以此至鄙至陋之虛說反深信不疑何若是之愚

耶或曰信如子言則彼說誠不足以惑人而讀書識字之流亦或信之何也曰彼欲誘人爲亂臣賊子不明以亂賊勸也必先借附理之說以惑人縱之至於荒誕不可究詰之域使人深溺其中以漸入於亂賊而不覺此其所以可畏也蓋彼距中土極遠欲遂其陰謀明知非一時一代所可爲必爲此浸淫漸積之勢以妄冀將來嗚呼觀此書可以直揭其隱矣此不能不有待於當事者

雙桂堂稿續編卷四

臨川紀大奎

什邡志前令史進爵小傳

史進爵字笠庵號三坡陝西與安州舉人乾隆六年令什邡邑舊有義學僅三間雍正九年改節孝祠遂廢公甫至什念義學育才之地烏可缺捐俸倡首建方亭書院講堂東西室牆垣井竈牀几諸器悉具延師訓學十二年建後堂五間置田地百數十畝始有膏火之資立二社學招城內外童蒙之不能就傅者又修文廟砌泮池建尊經閣念邑乘屢經前任採訪未及成書與邑人士詳加纂輯爲書

十八卷書中尤於教養之事反復諄諄如水利則示以灌溉修築之法農田則示以耕作種植牧養之法風俗則示以古禮語學者二則則示以德行實踐經濟致用爲有本之學及文藝乃明理治心之資其途亦有義利之辨尤非儒者不能言此可以慨然想見公之爲政矣



奉直大夫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公傳

公諱和字煦初號融軒系出陳留漢阮瑀後宋時名子宗者官豫章畱居新建家焉子宗生達承事郎達生宜簡俱進士簡官祕書省校書郎簡二十三世孫龍光由舉人知河南通許縣升擢湖北黃州府同知生子六人長卽公也公性端重年三十餘補茂才乾隆甲午援川運例以知州簽發四川攝天全州事署會理州以父憂去服闋仍赴川再攝天全調署雅州府軍糧同知癸卯補廣安州知州檄署汶川縣又署雲陽復回廣安嘉慶壬戌以年老乞歸甲子六月卒於家年七十四公父令通許政績爲河南最公

佐理庶政十四年民頌令君之賢者必稱公子比公出仕  
所歷州縣悉以其父治通許者治之皆卓有善政會理於  
四川爲極邊夷獠雜處風俗與中土異土司譎詐強悍日  
事吞併公以至誠感之胥帖服居數月夷情翕然去時百  
姓痛哭如喪父母其去天全亦如是比再攝天全民喜公  
至迎者絡繹于道曰重見父母也在雅州軍糧府事最劇  
統轄漢土官兵綏靖番夷與治會理時同任廣安最久廣  
安俗刁悍喜訟買賣田畝歲擇沃美者互相更易往往價  
值不清每收穫彼此劫奪或至鬪殺公莅治十日劫案十  
餘起公曰民俗至此長吏之罪也集鄉耆保正令執示分

諭四鄉嚴禁之期年而劫割之風息俗有斃丐輒移尸傾  
高室多破產公赴鄉檢驗隨從吏役皆給飲食不累地上  
或藉尸索許必痛治之自是無復有移尸者已而築城浚  
池建倉廩積芻糧若備大寇者嘉慶元年丙辰九月達州  
民徐添德東鄉民王三槐冷添祿等果倡亂廣安居達州  
下游爲賊往來地公募民練勇依山結寨爲固守計州北  
有老鷹巖高州城數倍中開一窩約十餘里公曰噫此天  
設之險若賊據此以臨我州城危矣集紳耆鳩工築堡民  
移居者踵相接名之曰安居城由是州城益固王三槐等  
兩入川境公率團勇禦之退未幾川賊冉文偉湖北賊張

漢朝等先後逼州境又徐添德王光祖張添德張子聰各賊分寇州屬之河東河西等處公悉令寨民竭力防守自州城及各寨皆堅固無所畧賊去遂相戒勿犯己未三月冷添祿入境公督鄉勇對壘三日賊不退飛書報大帥于是叅贊大臣額勒登保督兵進剿殲賊于石笋河餘黨殆盡得

首復叅贊侯爵公以軍功進二階其後張子聰張添祿包正洪諸賊入境二十餘次皆以防堵嚴密去自丙辰至庚申凡五載蜀近賊州縣多殘毀獨安無恙公之力也方賊勢猖獗公上書大府其畧曰自賊不靖川東北咸罹其

害茲復鼠擾嘉陵江以西隘口水次必須嚴防卑州境內  
現設寨八十四所大寨約三五千戶小寨五七百戶或千  
餘戶職傳諭各寨首聯五六寨爲一團同團以二十里爲  
限按戶出壯丁一名每日操練一次有賊來彼此互援又  
古制寓兵於農今似可行廣安額徵糧五千餘石每糧一  
石二斗募健勇一名每名歲給工價鹽菜錢二十千糧戶  
公捐每糧一石爲錢一千七百約得鄉勇四千餘名遵照  
營制練習慎選舉人生監爲領隊由官捐備火藥赴局支  
領並請差武弁六員來州教習鎗箭賊至戰守有備事竣  
論功行賞文武領隊以爵秩議敘鄉勇或准作武生或酌

賞錢幣自當人人奮勇以逸待勞若川東川北州縣均如此則處處有兵截殺賊無所逃首惡旣誅黨羽自散矣時總督威勒伯勒保以其法下各州縣通行之曰毋讓阮牧獨爲好官也辛酉五月州民張老五李合等聚衆劫掠自稱元帥公率壯丁往捕賊拒之會總督兵至大敗賊衆擒戮數百人賊遁深山中公亟追捕之手擒首逆張老五餘悉平明年公引疾歸去之日士民泣途數百里公沒歲祀公家廟至今猶思慕不能忘公居官節儉無聲色玩好非其義一介不取前後治廣安十七年署他州縣六年凡讞獄虛衷細鞠有可原必矜全之遇疑獄宵分不寐思其情

偽反復詰審無纖毫疑始定爰書早起坐衙視事乙夜始退以爲常地方有害必力除之著雲陽時有通津險灘十餘處最甚者爲廟漑東陽上下十五里怪石矗立舟行覆溺無算公出資鑿石衝激始平所至修舉廢墜訪民間疾苦善政不可殫述性孝友侍祖母郭宜人疾衣不解帶者十晝夜平居未嘗離親側親沒奉遺像朝夕拜禮有微物必獻如生時每對像卜休咎卒前數日語其弟曰邇者老父母面有憂色吾其不祿乎居平有吉事亦然處兄弟友愛甚篤至老不私一錢男婦百餘人始終同爨內外無間言周卹鄉鄰有以匱乏告者傾囊濟之不少吝子貽昆辛

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福建建陽縣知縣次授江南揚州府江都縣管河縣丞次爲昂國子監生公弟裕堂韋軒浦亭三君皆與余友善浦亭名湖甲子舉人尤知名士公子姪二十餘人悉令浦亭在家督之讀書一門彬彬敦禮讓登賢書者五人己未秋浦亭攜子姪試禮部歸延余登講席時貽昆已擇日赴廣安聞余卽至留月餘聽講中庸畢乃行甲戌冬貽昆將之建陽任自京都以書來求作公傳余雖未親見公知公治行及家世事甚悉古之良吏能繼其父志有功德於民者也遂樂爲之書



奉政大夫雲南同知陳公傳

羅位齋代作

蜀地多世族自予來宰方亭卽聞涪州陳氏族大而多賢  
忠烈節義之概甲榜賢書之盛尤非他族比繼聞有陳莘  
畚者乙丑進士今方伯方公聘主講席有陳郁度者予同  
年己亥舉人挑選知縣分發福建二君予尙未之識也歲  
辛未予以方亭書院求主講于郡伯曹公公爲言候選學  
博陳汝山君迨聘至詢爲郁度君之令弟莘畚君之令兄  
于是晨夕過從相見恨晚愈深金昆玉友之慕汝山君復  
出其先人

誥授奉政大夫雲南府同知荔圃公行狀示予請爲立傳

予雖疎于筆墨而誼關世講不得辭遂按狀而傳之公諱朝書字右文號荔圃以乾隆丙子舉人與辛巳挑選分發山西題補襄陵縣知縣再充鄉試同考官丁母艱服闋補雲南通海縣知縣充庚子鄉試同考官再運京銅引

見

特恩陞授同知歷署阿迷州臨安同知充丙午鄉試內監試官丁未卒于雲南府同知任享年六十有六先世諱友定以平賊功仕元爲平章守福建延平府明兵入閩朱亮祖等破延平友定死之長子宗海殉焉次子卿卿三子覺勝仕勝法勝變姓鬱奔豫及楚入蜀居涪州是爲涪州陳

氏之始四世諱常遷長壽縣明成化進士十世諱八元由進士令江西龍泉縣長子諱新甲仕至兵部尙書次子諱新芳進士爲江南觀察使是爲公之高祖曾祖諱集仙崇禎庚午舉人爲湖廣荊州司馬不數月以親老告歸與妻金氏敬養備至甲中之變土賊遙起司馬攜家奉父母避居石柱司山中爲賊所劫不從與父俱被害金氏聞難以九歲子託于觀察之妾鄧氏令逃去突詣賊所奪賊刃殺數賊值觀察父子已死賊且衆力竭自刎死事詳長壽邑誌祖諱崑隨鄧氏逃奔成都託居尼院時平鄧氏攜詣長壽尋舊業不可得訴于縣庭令感其事爲追理復其業以

公貴

誥贈奉政大夫雲南府同知祖妣左氏

誥封宜人考諱于銘歲貢生復居于涪于是又爲涪州人  
誥贈奉政大夫雲南府同知妣何氏

誥封宜人公兄弟四人兄朝詩乾隆己卯舉人歷任湖南  
安福縣江西貴溪縣知縣弟朝易乾隆庚午舉人任福建  
建陽縣知縣季弟朝禮太學生公次居仲性誠篤友愛不  
樂嬉戲幼孤與兄弟苦志讀書不稍懈尤寬厚惜人廉恥  
弱冠應童子試資斧爲同舟人所竊衆共搜索其人窘甚  
公徐曰我銀乃伯兄由陸路攜去偶忘之耳止勿索衆知

其意咸歎服以爲不可及後受知於督學蔣惺堂先生之門相得甚歡令隨棚閱卷由是學問益進又嘗從儲越漁先生遊與何公明禮王公清遠敬公華南俱名重一時而公尤爲先生所推許釋褐後令襄陵襄故巨邑官于斯者輒獲厚貲有金襄陵之目公在任六年節儉愛士弭盜安良薄賦稅以蘇民困建姑汾書院以課士延名師教之暇則親爲講論士風丕變捺行剛介人無敢以私干之者而父母之聲藉藉平陽蒲坂間久而不衰尤嚴于義利從不爲子孫田園計居官日每歲以百金分贍族親之貧者嗷嗷家口僅供糲糲而已初伯兄與公同赴辛巳挑選分發

湖南母夫人就近迎養伯兄任所丁亥冬母卒伯兄因公累重公竭貲爲彌補計獨力扶襯先歸營葬事不足則典質衣物以充之惟義所當爲必力爲之其他不恤也通海夷漢雜處號爲難治公察其積弊設法以除之鹺價昂貴爲商少居奇之故公爲招商定值民甚賴之而商亦不因夫役之費舊皆攤派門戶里胥因緣爲奸民甚病之公捐廉設馬以免民勞惟大差徭不能不資于民力爲考定戶籍令輸流供役又設法以給夫價永除攤派里胥之患舊無書院公捐廉倡率建秀麓書院多備膏火以處邑中之秀延師親誨一如官襄陵日其興利除害之政率類此督

運京銅最爲苦差路遙灘險旣患賠累又往返動經歲年  
公丙申庚子兩任其役奉委卽行曾無難色曰此固臣子  
之分不容辭也旣而奉

旨以同知陞用事出

特恩非公之所覬望也其署阿迷州也巨盜王之棟聚黨  
百餘人肆行劫掠官弁莫能制公陰察其踪跡知其可取  
選健役十餘人親率之徑入其巢之棟錯愕失措執械相  
持而公以輜尺遽斷其左臂遂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大  
吏皆以文武奇才稱之至于馬龍州臨安同知之任雖爲  
時不久而除害安良聞民間疾苦必多方撫循之不少替

自公爲雲南同知時已多病而閒曹冷署益兢兢以清慎  
儉約自持嘗謂諸子曰爲官存自私自利之計非上攘下  
奪何能如願然貪婪而卒歸貧苦者不少其以賍私敗者  
無論矣吾惟上可以對

君父下可以見百姓示子孫吾願斯慰卒之日囊橐蕭然  
至回籍營葬後而子孫無以爲家計矣值兄弟皆罷官歸  
皆清貧無餘貲里人爲之謠曰一門三知縣頓頓喫稀飯  
更有一二府無錢喫豆腐蓋實錄也嘉慶丙辰公從弟庚  
子舉人廷璠于陝西鳳縣邸中遇一髯翁偶通姓氏遂媿  
媿詢公及子若孫狀舉人爲具言其實髯翁泣然大痛言



吾山西平陽人未嘗得見陳公而襄也惠政受恩無窮至  
今頂祝不忘公沒而子孫貧窘若此吾安得不痛髯翁蓋  
販賣香皂者遂分所有香皂之半強舉人爲致公之子孫  
以表其誠是時去公之令襄陵幾二十年何令人感之深  
且久若是其至也此可以想見公之爲人矣公有丈夫子  
六長夔讓署福建羅源縣知縣卽予同年郁度君也次臯  
颺太學生次益襄以廩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卽方亭山長  
汝山君也次伊言嘉慶辛酉選拔解元乙丑進士卽莘畬  
君也次禹功太學生次稷田附學生皆力學敦行崇實用  
恪遵公遺法無忝世族焉

什邡羅李氏節孝傳

羅位齋代作

節孝羅母漢州武舉李崇堯之女年十八適什邡石亭江  
羅氏于歸之次年夫醇舉茂才又一年而沒當是時母痛  
不欲生顧念身爲冢婦有遺姪舅姑在堂遂忍痛思以婦  
任子職閏四月生子大璋於是又思以母兼父道家計僅  
供衣食母茹荼飲泣勤勞不倦孝養舅姑不使有失子之  
戚撫其孤子自乳哺以迄成人雖慈愛至極而督教嚴未  
嘗稍事姑息日所讀書夜必令背誦乃許就寢由是大璋  
承母志一意向學有聲庠序乾隆丙午爲鄉薦第十二人  
當是時母怡然而喜怒然而悲謂已志稍遂而隱痛其夫

之不及見也鄉里姻族亦咸喜謂天之所以報節孝在於此矣乃大璋一去春官不永其年夫婦復相繼沒是爲乾隆庚戌母年六十有八其教子之劬勞旣無忝於父道其舅姑老病卒葬母皆身任之凡醫藥祈禱衣衾棺槨一切人事禮節之當行毋竭誠盡瘁皆無所缺畧無事後之悔實亦能無忝於子職大璋之沒鄉里無不咨嗟歎息咸謂天之所以報節孝者不可問而尤慮母之不能堪也母曰嗟乎吾幸吾子之繼吾夫也吾子中道逝是猶莫之繼也吾何以報吾夫於是撫大璋之七孤育之教之如大璋之幼七孤聽母之教誨勉讀書思所以成乃祖乃父之澤以

慰母之志者亦如大璋今其長孫光緒入太學三光紋四  
紹典先後列膠庠而光紋已食廩餼其餘亦皆服儒業嶄  
嶄見頭角蓋儼然衣冠世族而母心亦稍慰矣紹典嘗奉  
母命肄業方亭書院予按月課之紹典述母之所以教育  
諸孫未嘗不欲歎泣下數行也今

制府奏修四川通志令州縣搜採事蹟以備記載予惟母  
之節孝雖於乾隆三十七年經前令請

旌建坊然是時母年五十耳今又四十年前所表猶未及  
半其何可不有以續之適母於是月卒予聞而益有感也  
遂爲之傳以附於邑志俾後之人知羅母之終始不倦屢

遭變故而不易其志尤凡節孝者所難能也

饒母蘇孺人家傳

嘉慶辛未

母姓蘇氏系出四川眉州宋文安公裔孫處士廷祥君女適江西臨川饒君方旭字照亭君弱冠客滄爲人豪邁喜吟詠處士君奇之因妻焉君嘗歸省親回瀋川江累遭險惡得驚悸疾未幾疾甚醫者言不起母晝夜湯藥凡六月念君離家數千里外兩親且老寧以身代遂割股調藥以進越日竟愈母亦無恙滄之人咸稱訝謂天之佑孝婦如此已而謂君親老宜亟歸吾婦人亦及時事舅姑爲職遂同歸舅姑每嘗言此名家女洵不虛越四載君病復作一日目瞑母號曰吾不生矣君忽張目視言頃見衣冠偉丈

夫侍吾側乃汝耶因曰吾父母七十餘諸子方穉是汝以一婦人而丈夫任幸識之吾見不虛卽死無憾矣遂卒母痛絕念君言乃不死母時年三十六凡所以踐君言矢孝慈者終始皆如一舅年至八十姑八十六先後卒葬俱如禮四子縉綬細純細太學生綬邑庠生細嘉慶辛酉武舉揀選千總純太學生孫九人曾孫二人母今七十餘歲猶日督其子若孫曾不懈云

論曰先儒或謂割股非孝慮以死徒貽病者憂也然母當數千里外危篤時冀夫生萬一卽死且不怕孝與非孝惡乎計之哉洎夫卒於家母終克代成其事親之孝以無憾

於子則其先後審處於死生之際者莫不有道矣毋洵偉  
然丈夫也哉



記三弟雨民擒担匪事

嘉慶十年乙丑夏四月迺五十二大畢奉秦撫軍札率族鄰擒送担匪賊首三十六人俱伏法撫軍奏明給扁大書永綏粉社四字獎之担匪者初名担子賊勾引無賴結會邀盟肆行竊掠日久聚集至數百人出沒臨川崇仁宜黃諸縣常於余里龍溪東岸山間結寨兵役莫敢向捕余弟訪其渠魁伺其出入踪跡陰爲之計時郡學博王石樵名定遠爲余同年友弟往來接見每爲言其事并陳可擒狀適撫軍詢學博江西担匪著名已久郡中紳民寧無有知其巢穴能計擒者學博悉以余弟言告撫軍以爲能令卽

與計議弟請撫軍發檄并委官接應卽日乘夜持檄召集鄰族密授計畫次日侵晨率衆於匪徒所常聚會處擒之是役也布置嚴密匪徒倉皇失措不能抗其散逸者亦往往被縛得其首三十六人送撫轅鞠實盡寘之法餘黨皆散担匪之害遂息學博得議擢山西沁源令余弟不願官故撫軍奏明給扁鵲勳弟謁謝撫軍見其氣象倜儻大異之謂才正可用年力未衰而恬退若是深爲悵惜時撫軍將入

覲欲搢弟赴都弟固辭蓋此事爲地方計不欲邀功得官職或反致餘黨忿恨散者復集又適滋鄉里患惟心無私

侍則宵小無所怨禍終不生此余弟之深心未易知也晴  
族中字丹木者與其謀撫軍爲給扁功靖比閭四字丹木  
嘗從余學爲人豪邁不羈云

記什加龔孝子事

什加孝子龔良星者監生龔啟運次子啟運一生好善妻汪氏沒遺三子繼娶夏氏視三子如已出啟運沒三子編笠養母嘉慶十九年秋八月母病月餘醫藥不效良星罔知所措中夜密禱空中持刀割其胸仆地方起再割聞空中大聲說有探吾內不知爲肝爲血少頃和雞湯以進母服之次日愈妻甯氏察其狀貌異固問不吐半月餘瞥見刀痕驚告夫兄良修始知其事母與兄相持大哭鄰族聚觀咸勸慰之于是書其狀以報余親驗良星胸刀痕二俱橫三寸結痂又其前歲兩次割臂療母病痕尙存古之言

孝者以割股割肝戕生非孝而良星顧屢爲之然良星兩  
割臂人無知者當其時知有母而已良星固不欲有孝名  
也良星痛生母之不復見其視繼母盡然若生母之在共  
前而已豈非孝哉豈非孝哉良星言貌質樸詢其事容蹙  
然若不自安次日爲大書孝心切摯四字作匾旌其門匾  
成鼓吹昇城內外一週觀者如堵送至其家給米二石布  
一匹退而書之以記其事

桂籍祠記

羅位齋代作

什邑西路永安鄉口袋營有桂籍祠者里人黃姓李姓樊姓所建以祀文昌神者也初始於乾隆四十二年各捐金權子母陸續置田產又以其田租所入生殖贏餘至五十二年建神殿一楹廂屋二楹紛之以垣牆又於嘉慶十一年建造前廳惟門屋未成尙有待云廩貢生黃君中謁予述其三姓每於春秋供祭祀並令跪神前聽講陰騭文過愆文等篇蓋歲以爲常因請予爲記以誌其事予惟文昌神靈赫奕我

國家欽崇祀典非他神明可比祠而祀之良不爲過尤可

取者令名家子弟常聞 神訓有以起發其爲善去惡之  
良使其爲士者由是以求進於聖賢格致誠正之學固屬  
無難卽農工商賈常聞是說亦將不致陷於邪淫匪僻之  
習而皆可以爲善良之歸豈非教育家之良法美意歟抑予  
又有說焉四子之書聖人之道備矣而莫非日用常行之  
則學者日誦其言而考其行事相背而馳者多矣則豈非  
口誦之而未嘗以心誦之之故哉吾願三姓子弟之聽講  
者不徒以耳聽而以心聽尤願三姓父兄之宜講者不徒  
以口講而以身講如是而所以裨益於身心者非淺是舉  
也果能實受其福矣遂書此以遺黃君其倡首之賢捐金

五  
數田畝之目  
祀之規具詳於左